● 龚蛟腾

国内外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综述*

摘要 国外图书馆知识管理在理论、人员、技术、制度和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国内也形成了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知识服务论、知识集合论、知识资源管理理论和公共知识管理理论等学说。知识管理理论繁荣了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知识管理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虽然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内容琳琅满目,但完整的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体系还没有诞生。参考文献 70。

关键词 国内外图书馆 知识管理 理论研究 实践研究 研究综述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great achievements in library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foreign countrie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ories, human resources, technologies, systems, and practices. At the same time in China, some related new theories have emerge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etical researches are active in academic 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practic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However,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70 refs.

KEY WORDS Libraries in China and in foreign countries.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etical researches. Practical researches. Survey.

CLASS NUMBER G250

知识管理是图书馆活动的根本任务,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更是图书馆事业的全部价值所在。20世纪末,知识管理研究风靡全球,企业知识管理、图书情报知识管理和政府知识管理等相继兴起。在知识与知识管理的双重推动下,图书馆知识管理实践活动蓬勃发展,成绩斐然,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研究持续升温、成果迭出。

1 国外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

1.1 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

国外学者对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通常把信息管理当作知识管理的原生状态,将知识管理看成信息管理的高级阶段。他们认识到图书馆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并力图运用知识管理理论来指导图书馆工作。Charles认为:知识管理可以引入到图书馆的许多业务之中,能够提高图书馆管理效益^[1]。Pemberton全面比较了RIM(记录信息管理)和KM(知识管理)的异同,探讨了图书情报人员如何在担负RIM角色的基础上开展知识管理^[2]。Gandhi指出:密切相关的数据管理、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在具体应用中有明显的区别,数据管理和信息管理是知识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管理系统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组织的协作学习与知识共享^[3]。Katsirikou构建了知识管理在图书馆联盟中应用的功能模型,认为知识管理保障了图书馆联盟的有效运作和各成员馆以及馆员作用的充分发挥^[4]。在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国外一直有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技术学派的影响根深蒂固。图书馆知识管理实践活动在国外如火如荼,但是理论研究仍然停留在概念区分与术语移植的层次,图书馆学界没有形成成熟的知识管理理论体系。

1.2 图书馆知识管理人员

图书馆馆员能否实现从文献管理员到知识馆员的角色转换,是图书馆知识管理成功与否的关键。Ludwig和Starr指出:技术环境、学术交流与学习环境的变化,要求图书馆馆员的使命和工作方式随之发生变化^[5]。学习型图书馆是一个扁平化的开放型知识组织,馆员必须自觉参与终生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和团体学习。馆员主导了图书馆知识管理的活动过程,如知识搜集、知识整序、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Rowley提出管理知识库、促进知识交流和平衡价值创造是图书馆馆员的三个“知识管理职能”^[6],Schwarzwalder主张图书馆馆员可以作为知识管理的代理^[7],Branin则认为高校图书馆应当集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化服务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研究”(项目编号:07CTQ011)和湘潭大学社科基金项目“知识管理流派梳理与图书馆知识管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0709002)研究成果之一。

知识管理的建设者、整合者、教育者和研究者于一体^[8]。Gandhi 在探讨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参考咨询中的应用时认为:参考咨询馆员应该从馆藏文献的管理员转变为公共记忆的管理员,应该从信息的发现、选择、组织与管理者转变为知识的创造者与管理者,应该从组织与提供信息的管理工转变为利用专业技术从事知识服务的专家^[3]。

1.3 图书馆知识管理技术

传统图书馆以文献为基本单元进行管理,组织与服务工作只能依托于具体文献。譬如,分类将文献的主要内容与现成分类法类目对应,往往忽略了其次要内容。这样,类与类各自独立,即使通过“参见”关联也只是枝节的修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知识管理完全可以深入到文献中的知识单元。Murty 和 Jain 依据 ACMCR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Computing Reviews) 分类树思想,制定在图书馆实施基于知识聚类的图书管理计划^[9]。在这个计划中,代表知识单元的关键词组成了动态的 ACMCR 分类表,它克服了传统馆藏管理和文献检索分类过粗的弊端。MARC 彻底取代了手工编目,产生了联机编目、编目外包和 OPAC 服务等业务工作。1967 年创建的 OCLC 是世界上最大的联机编目服务中心,其 WorldCat 数据库现有书目记录 8800 万条^[10]。1995 年第一届元数据研讨会制定了都柏林核心元素集,DC 标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Shimazu 等将企业知识管理中的情境推理(CBR, Case-based reasoning)移植到图书馆知识管理,通过交互式情境推理发展知识专家系统,为用户提供面向网络的知识导航工具^[11]。有文献指出:公共部门缺乏有效地对政府信息进行管理、传递和交换的工具和标准,数字图书馆基于知识管理的公共服务确保了高质量的信息管理、搜集与检索;国际标准与格式消除了法律、行政和地理上的信息障碍,是信息交换与信息共享的基础^[12]。此外,搜索引擎、知识组织、知识挖掘、知识推送、智能服务等数字处理技术日新月异,为图书馆知识管理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力量。

1.4 图书馆知识管理制度

图书馆知识管理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知识产权制度是它的研究重点之一。知识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知识产权同私有财产一样受到法律保护。图书馆是知识传播、交流与共享的社会装置,更是公益性的知识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本身体现了一种知识管理制度,是社会知识公平分配与自由获取的制

度安排。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自由获取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知识产权制度就是协调与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Du Plessis 和 Du Toit 认为:印刷型信息环境中形成的知识产权制度,受到了电子或数字型信息环境的严重挑战,数字知识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问题值得重视^[13]。他们还考察了南非法律制度下的知识管理系统,分析了数字环境下知识管理的领域与障碍。1998 年美国颁布了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该法案认同向公众传输作品属于发行(publication),允许图书馆制作三份数字复制件而不能向图书馆建筑物以外的公众传播^[14]。尽管这是美国的国内法案,但是由于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走在世界前列,这个法案在世界各国引起了热烈反响。知识产权制度专门为公益组织设置的豁免权或特别条例,是图书馆知识管理顺利进行的法律依据。

1.5 图书馆知识管理实践

Fuchs 等认为图书馆自始至终承担着知识传递功能,学习行为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供给链——从作者知识转化成读者认知的过程,数字图书馆和电子学习系统支撑着数字时代的知识供给链;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保障了电子化学习,它不仅提供用户注册、预约登记、目录管理等服务,而且拥有全面的内容管理、合作机制、检索支持、数据分析等功能^[15]。参考咨询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知识管理提升服务效果的实践逐渐增多。Gandhi 研究了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中的应用,认为单个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难以满足用户需求,图书馆界应当建立共同的参考咨询知识管理系统^[3]。Borgman 通过对 ADEPT(the Alexandria Digital Earth Prototype Project) 和 CENS(the Center for Embedded Networked Sensing) 这两个大型数字图书馆合作项目的考察,探讨了影响电子合作研究的学科因素、技术动机、用户角色、信息共享和技术条件等 5 个方面^[16]。Kalogeropoulos 等主张建立开展在线卫生保健的电子图书馆,设置临床实践的知识管理系统,为临床诊断提供决策支持与实验平台^[17]。Clarke 介绍了西印度大学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实施、工具与成果^[18], Branin 则介绍了俄亥俄州大学图书馆知识管理的运作情况^[8]。

2 国内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

2.1 知识交流论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富有思想的学者从“知识”视角探索图书馆学,开创了图书馆学研究知识管理的

新气象。1981年,彭修义在《图书馆学通讯》发表《关于开展“知识学”研究的建议》,积极倡导图书馆学界重视“知识学”研究。彭先生呼吁:“图书是知识的载体,图书馆学应当研究知识。”^[19]此后,《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理论的知识文化考察》^[20]、《图书馆知识研究我见》^[21]、《关于知识研究的哲学思想》^[22]、《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知识方向》^[23]和《以文献知识为动力推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with 系科革命》^[24]等学术概文相继见刊,奠定了彭先生作为图书馆界“知识学”先驱者的地位。1982年,刘迅在《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25]一文中,引入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并引起了图书馆学界的热烈讨论。1983年,宓浩先生指出,“知识的组织和知识的传递,这就是图书情报工作的实质和基础内容”^[26]，“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不单是作为社会知识的搜集者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们负有开发知识资源、促进知识交流的职责”^[27]。1984年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讨论会在杭州召开,宓浩和黄纯元提交的论文《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认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是社会知识交流”,“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的一种有效工具”,“应该把社会知识交流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基点”^[28]。如果说彭、刘两位先生率先研究图书馆之“知识”,那么宓、黄两位学者则开创了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第一个学派——知识交流学派。

2.2 知识组织论

知识交流论从人类知识交流的宏观角度入手,把图书馆当作社会知识交流的中介,很好地阐释了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它着重分析了图书馆的外部功能——保障知识交流的社会机制,而忽视了图书馆的内部活动——文献加工与组织。于是,针对知识交流论的不足,图书馆知识组织论及时登场。我国学者刘迅吸收了国外图书馆界“知识组织”研究成果,在1985年就认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知识的组织”。1991年,刘洪波《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指出:图书馆的文献组织实质上是一种知识组织,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实质是社会化的知识组织^[29]。随后,刘先生又发表了《知识组织与知识社会化过程》^[30]、《论“知识交流”》^[31]、《经典知识组织理论》^[32]、《探求知识组织的底层》^[33]等论文,集中讨论了图书馆的“知识组织”。蒋永福也是图书馆知识组织论的研究者,他主张:图书馆是对客观知识进行

专门组织和控制的社会组织,其客观知识组织功能主要表现在贮存性组织、整序性组织和开发性组织三方面^[34];图书情报工作和书目情报活动的实质是知识组织,分类法和主题法是知识组织的工具,知识组织理论是最具本质意义的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35]。蒋先生还提出了知识表示、知识重组、知识聚类、知识存检、知识编辑、知识布局 and 知识监控等7种具体的知识组织方法^[36]。知识组织论深入分析了图书馆具体的工作流程,准确界定了文献组织的实质是知识组织,知识组织论与知识交流论是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内外两大组成部分。

2.3 知识服务论

知识组织是图书馆的内部活动,其直接目的是进行有效的知识服务。如果说图书馆知识交流论有一定的抽象性,那么图书馆知识服务论就显得十分明确与具体。随着图书馆内部活动逐渐从文献组织深入到知识组织,图书馆知识服务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张晓林是我国较早研究知识服务的学者之一,他2000年发表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37]论述了图书情报领域的知识服务,并提出了5种知识服务的运营模式。李桂华与党跃武等也积极研究知识服务,他们与张先生一起完善了知识服务的运营方式^[38]。在众多的知识服务论中,梁灿兴的“可获得性”论独树一帜且自成体系。1998年,梁先生的《图书馆学的核心问题和研究对象新见》认为:图书馆的工作是保证文献群中知识单元对于服务对象的可获得性,图书馆学要研究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证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39]。“可获得性”论得到了《图书馆》杂志极其罕见的支持,短短几年接连刊出专题论文及其商榷论文20多篇。系列论文“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原理(一)~(六)”^[40-45]等初步完成了“可获得性”的理论构建,为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可获得性”涉及图书馆知识管理的方方面面,但是它始终坚持“读者需求——满足读者需求”的理念。因此,这种基于实践的以读者需求为核心的“可获得性”学说,是一种特色鲜明的图书馆知识服务论。

2.4 知识集合论

1998年,叶鹰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建构》中论述了抽象图书馆学,并将图书馆定义为“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46]。这种定义抽取了传统图书馆与虚拟图书馆的共同点,但是高度抽象的

“信息时空”既过于空洞宽泛又难以实施操作。四年之后,叶先生通过“对抽象图书馆学进行分析精化和扩充拓展”而“衍生出分析图书馆学”,认为“图书馆是具有服务功能和效用价值的大量有序信息的集合”^[47]。世纪之交,王子舟先生认真思索图书馆学发展的危机,提出比“信息集合”专指度更高的“知识集合”论。《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48]和《知识集合再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49],就是王先生“知识集合论”横空出世的两大力作。“初论”认为:知识集合是把客观知识按一定原则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图书馆的实质就是知识集合,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转向知识集合。“再论”通过对知识集合的概念、组织、功能和环境进行分析,详细地阐释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知识集合。此外,《客观知识的基本性质》^[50]、《知识的基本组分——文献单元和知识单元》^[51]、《论知识受众及其合法权益》^[52]等论文进一步完善了“知识集合”论;尤其是王先生的专著《图书馆学基础教程》^[53]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知识集合论,并把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关系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知识集合论借鉴了知识交流、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的理论成果,是一种正在生长着的图书馆知识管理学说。

2.5 知识资源管理论

知识管理的概念十分宽泛,前面所说的知识交流、知识组织、知识服务与知识集合等都可以囊括其中。然而,图书馆知识管理大量引进企业知识管理的成果,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南橘北枳”现象。柯平的《论知识管理》认为:知识管理以知识的发现、组织、传播和利用为基础,以科学技术和管理的核心,通过对知识和人的管理以实现知识价值的最大化为其基本内涵;知识管理可分为两个领域,即“企业知识管理”和“知识资源管理”^[54]。知识管理领域的划分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图书馆知识管理主要是指知识资源管理。柯先生进一步认为:“广义的图书馆知识管理,则包含着两大范畴,一个是对图书馆馆藏知识资源的组织与管理,另一个是运用图书馆的集体智慧开展业务活动,提高图书馆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图书馆管理”^[55]。柯先生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资源,图书馆学是关于知识资源的收集、组织、管理与利用,研究与文献和图书馆相关的知识资源活动的规律,以及研究知识资源系统的要素与环境的一门科学。”^[56]同时,他还规划了当代图书馆学

围绕知识资源研究的四个方向:图书馆的知识资源研究、文献的知识资源化和读者获取知识资源的智能化研究、知识资源系统与服务的研究、网络知识资源管理的研究。他认为:“学科基点即学科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点是知识资源”;“图书馆学是研究知识资源的收集、整理、组织和利用,知识资源系统的要素、运动规律及其与环境之间的一门学科”^[57]。李大玲博士和柯平先生合著的《论图书馆学的知识资源传承原理》提出:“图书馆学的独特性在于知识资源传承,汇集并传播知识资源是人类社会赋予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历史使命,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是现实和发展对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根本要求。”^[58]图书馆知识管理流派众多,柯平先生等试图博采众长并建构统一的基于“知识资源管理”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2.6 公共知识管理论

2001年,台湾图书馆学前辈胡述兆先生提出图书馆的新定义——“为资讯建立检索点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机构(Library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s to establish access points for information and to provide services for its users)”^[59],并以此为契机精心组织海峡两岸关于图书馆定义的大讨论。2003年,笔者在《浅论知识馆(图书馆)定义》^[60]中提出了图书馆更名为知识馆的命题。同年底,发表《公共知识中心与公共知识管理——再论图书馆的本质和定义》^[61]和《公共知识管理学——关于图书馆学的本质思考》^[62]两文,认为:古代藏书楼、近现代图书馆和未来数字化虚拟化网络化的知识中心(库),其实质都是人类的公共知识中心,即公共知识中心既包括实体的知识馆(图书馆),又包括虚体的知识集合(知识库、知识中心);图书馆是人类公共知识中心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表现形态,馆藏资源实际上就是社会大众共有共享的知识(公共知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公共知识管理活动,图书馆学实质是研究公共知识搜集、整序、存贮、获取与服务等的科学——公共知识管理学。图书馆学是从事公共知识管理的科学,它和竞争知识管理、档案知识管理、知识经营传播、企业知识管理和政府知识管理等科学共同组成了知识管理学。这明确地界定了图书馆知识管理的范围,即它不是人类社会全部的知识管理,而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共知识管理。此后,笔者等进一步探讨了公共知识管理、公共知识管理制度、公共知识管理学、公共知识管理学的相关学科、公共知识管理学的上位学科等诸

多问题^[63-70],初步构建了公共知识管理学的学科体系。

3 结语

图书馆是一种公益性的社会知识组织,馆藏文献管理实际上就是对文献中的知识资源进行管理。图书馆作为一种承载知识集散功能的社会机制,是保障“社会遗传”顺利进行的重要场所,对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知识管理理论探索繁荣了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知识管理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内容琳琅满目,但完整的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体系还没有诞生。根据库恩“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的科学发展模式,图书馆学“文献(信息)管理范式”正在发生面向“知识管理”的“科学革命”。图书馆界诸多知识管理理论的有机整合,必然促进图书馆知识管理范式的形成、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 [1] T. Charles.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Academic Libraries[J].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2002,62(1):44-55.
- [2] J. M. Pemberton. KM & RIM: OIL & WATER? [J]. Information Management Journal,2004,38(3):47-55.
- [3] S. Gandhi.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Reference Services[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2004,30(5):368-381.
- [4] A. Katsirikou. Consortia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Functional Context and an Organizational Model [J]. Library Management,2003,24(6-7):337-347.
- [5] L. Ludwig, S. Starr. Library as Place: Results of a Delphi Study[J].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2005,93(3):315-326.
- [6] J. Rowley. Knowledge Management—the New Librarianship? From Custodians of History to Gatekeepers to the Future[J]. Library management,2003,24(8-9):433-440.
- [7] R. Schwarzwald. Librarians as Knowledge Management Agents[J]. Econtent,1999,22(4):63-65.
- [8] J. J. Branin.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Academic Libraries: Building the Knowledge Bank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J].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2003,39(4):41-56.
- [9] M. N. Murty, A. K. Jain. Knowledge-based Clustering Scheme for Collection Management and Retrieval of Library Books[J]. Pattern Recognition,1995,28(7):949-963.
- [10] [2007-10-04]. <http://www.oclc.org/news/default.htm>.
- [11] H. Shimazu, A. Shibata, K. Nihei. ExpertGuide: A Conversational Case-Based Reasoning Tool for Developing Mentors in Knowledge Spaces[J]. Applied Intelligence,2001,14(1):33-48.
- [12] G. Prokopiadou, C. Papatheodorou and D. Moschopoulos. Integrat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Tools for Government Information[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04,21(2):170-198.
- [13] T. du Plessis and A. S. A. du Toit.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Legal Practi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06,26(5):360-371.
- [14]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 [OL]. [2007-10-06]. <http://www.copyright.gov/legislation/dmca.pdf>.
- [15] M. Fuchs, C. Muscogiuri, C. Niederée, M. Hemmje. Digital Libraries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 E-learning Case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gital Libraries,2004,4(1):31-35.
- [16] C. L. Borgman. What can Studies of E-Learning Teach us about Collaboration in E-Research? Some Findings from Digital Library Studies [J].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2006,15(4):359-383.
- [17] D. A. Kalogeropoulos, E. R. Carson and P. O. Collinson. Towards Knowledge-based Systems in Clinical Practice: Development of an Integrated Clinical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upport System [J].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ms in Biomedicine,2003,72(1):65-80.
- [18] R. Clarke.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Main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Trinidad [J]. Information Development,2004,20(1):30-35.
- [19] 彭修义. 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J]. 图书馆学通讯,1981(3):85-88.
- [20] 彭修义. 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理论的知识文化考察[J]. 黑龙江图书馆,1987(3):1-6.
- [21] 彭修义,熊奇永. 图书馆知识研究我见[J]. 知识工程,1989(1):27-29.
- [22] 彭修义,熊奇永. 关于知识研究的哲学思想[J]. 知识工程,1989(1):44-46,8.
- [23] 彭修义.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知识方向[J]. 图书馆,1992(4):37-40,33.
- [24] 彭修义. 以文献知识为动力推进图书馆学理论与系科革命[J]. 图书馆,1998(6):7-12.
- [25] 刘迅. 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J]. 情报科学,1982(1):13-20.
- [26] 文丰. 重读宓浩[J]. 图书馆,1997(5):36-38.
- [27] 宓浩. 知识、知识材料和知识交流——图书馆情报学

- 引论(纲要)之一[J]. 图书馆学研究, 1983(6): 28-35.
- [28] 宓浩, 黄纯元. 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G]//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研究组.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集. 1985.
- [29] 刘洪波. 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J]. 图书馆, 1991(2): 13-18, 48.
- [30] 刘洪波. 知识组织与知识社会化过程[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1(1): 24-29.
- [31] 刘洪波. 论“知识交流”[J]. 图书馆学研究, 1992(1): 5-11.
- [32] 刘洪波. 经典知识组织理论: 一块动摇的基石[J]. 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2(2): 73-79, 138.
- [33] 刘洪波. 探求知识组织的底层[J]. 图书馆, 1992(5): 5-9, 35.
- [34] 蒋永福. 图书馆与知识组织——从知识组织的角度理解图书馆学[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9(5): 19-23.
- [35] 蒋永福, 付小红. 知识组织论: 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J]. 图书馆建设, 2000(4): 14-17.
- [36] 蒋永福, 李景正. 论知识组织方法[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1, 27(1): 3-7.
- [37] 张晓林. 走向知识服务: 寻找新世纪图书馆情报工作的生长点[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 26(5): 32-37.
- [38] 李桂华, 张晓林, 党跃武. 知识服务之运营方式探索[J]. 图书馆, 2001(1): 18-22.
- [39] 梁灿兴. 图书馆学的核心问题和研究对象新见[J]. 图书馆, 1998(5): 10-11, 18.
- [40] 梁灿兴. 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原理(一)[J]. 图书馆, 2003(4): 10-13.
- [41] 梁灿兴. 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原理(二)[J]. 图书馆, 2003(5): 15-18.
- [42] 梁灿兴. 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原理(三)[J]. 图书馆, 2004(1): 12-16.
- [43] 梁灿兴. 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原理(四)[J]. 图书馆, 2004(2): 16-21.
- [44] 梁灿兴. 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原理(五)[J]. 图书馆, 2004(3): 15-20, 25.
- [45] 梁灿兴. 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原理(六)[J]. 图书馆, 2004(4): 22-25.
- [46] 叶鹰.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建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8, 24(3): 86-88.
- [47] 叶鹰. 抽象图书馆学的分析化[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 (6): 71-73.
- [48] 王子舟. 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4): 7-12.
- [49] 王子舟. 知识集合再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J]. 图书情报工作, 2000(8): 5-11.
- [50] 王子舟, 张洲英. 客观知识的基本性质[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 28(5): 9-12.
- [51] 王子舟, 王碧滢. 知识的基本组分——文献单元和知识单元[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3(1): 5-11.
- [52] 王子舟. 论知识受众及其合法权益[J]. 图书情报知识, 2003(3): 2-6.
- [53] 王子舟.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 [54] 柯平. 论知识管理[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4(6): 132-136.
- [55] 柯平. 知识管理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03(9): 8-12.
- [56] 柯平. 知识资源论——关于知识资源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J]. 图书馆论坛, 2004, 24(6): 58-63, 113.
- [57] 柯平, 王平. 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6, 32(2): 9-14.
- [58] 李大玲, 柯平. 论图书馆学的知识资源传承原理[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6(2): 21-23.
- [59] 胡述兆. 为图书馆建构一个新的定义[J].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 2001(66): 1-4.
- [60] 龚蛟腾. 浅论知识馆(图书馆)定义[J]. 图书馆学研究, 2003(5): 8-10.
- [61] 龚蛟腾, 侯经川, 文庭孝. 公共知识中心与公共知识管理[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3, 29(6): 14-18.
- [62] 龚蛟腾, 侯经川, 文庭孝. 公共知识管理学——关于图书馆学的本质思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3, 21(6): 2-6.
- [63] 龚蛟腾. 图书馆新视野: 公共知识管理制度[J]. 图书情报知识, 2004(3): 15-18.
- [64] 龚蛟腾, 侯经川. 构建以图书馆法为核心的公共知识管理制度[J]. 图书情报工作, 2004, 48(7): 58-61, 81.
- [65] 龚蛟腾, 侯经川. 竞争知识与竞争知识管理[J]. 图书情报工作, 2005, 49(5): 76-80.
- [66] 龚蛟腾, 侯经川, 文庭孝. 《“公共知识管理学”解构》何解之有?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5, 23(3): 79-83.
- [67] 龚蛟腾. 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知识保障体系[J]. 图书情报知识, 2006(4): 12-16.
- [68] 龚蛟腾. 知识管理学: 图书馆学之上位学科[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6, 32(5): 80-83, 87.
- [69] 龚蛟腾, 文庭孝. 公共管理框架下的公共知识管理[J]. 图书情报工作, 2006, 50(6): 93-97, 111.
- [70] 龚蛟腾. 公共管理学体系中的公共知识管理学[J]. 图书情报工作, 2007, 51(5): 86-89, 117.

龚蛟腾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知识资源管理系(图书馆学系)副主任, 图书馆学博士生。通讯地址: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邮编 411105。

(收稿日期: 2007-10-19)